

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述评

周小勇

摘要 全球公民教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显性话语,但西方社会的全球公民教育实践呈现出多元化现象,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强调基于竞争的个人选择,以能力为导向全球竞争力或全球文化资本的获得,但如果任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竞争发展而不关注权力和机会,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公民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所享有的特权是自然的结果和成功的象征,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明显是不公平的。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全球公民; 全球公民教育

作者简介 周小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引言

21世纪以来,全球公民教育越来越受到国际机构和各国教育的重视。2012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启动为期5年的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 (GEFI)计划,旨在调动国际社会对教育的广泛支持,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and 全民教育目标。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 (GEFI)有三个优先领域:让每一个儿童有学上;改善学习质量;促进全球公民建设。作为三个优先领域之一,可见全球公民教育受重视的程度。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10个教育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作为倡导国,中国是其中之一。^[1]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 (GEFI)启动一周年的视频致辞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潘基文秘书长提出的“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 (GEFI)”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并表示中国将继续响应联合国的倡议。^[2]2014年5月12日-14日的全民教育(EFA)全球会议在阿曼苏丹国的马斯喀特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会员国部长、全民教育机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国高级代表、联合国机构和区域组织教师代表、研究机构、基金组织代表等参与了会议,会议发表了2014全民教育全球会议最后声明——《马斯喀特共识》。指出教育领域需要在1990年的《宗滴恩宣言》和2000年的《达喀尔行动纲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全民教育,并制定了2015年后全民教育议程,确定了到2030年人人享有公平、包容的良好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的总目标。总目标下列7个具体目标,其中

第5条特别提到全民公民教育:到2030年,让所有学习者都获得建设可持续的和平社会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全球公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3]

然而,对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解,一个突出的障碍就是缺乏有关全球公民教育的一致性定义。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全球公民教育”的说法,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其次,即使声称支持全球公民教育的人士,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分析有关全球公民教育的文献可以发现,“全球公民教育”指代了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话语体系,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各有侧重,具体实践也不尽相同。有些实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是相符合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实践,虽然也自称为“全球公民教育”,或以“全球公民”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但其内涵实际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全球公民教育”相去甚远。本文主要评述西方社会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思想的全球公民教育实践,并分析此类实践对我国全球公民教育有何借鉴意义。

一、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观及全球公民教育实践

(一) 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观

“公民”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tas”,最早用于古希腊城邦,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含义不太相同。在古希腊时代,公民身份是一种特权(privilege)而不是权利(right),其主要特征是排除另外一部分人(非公民)的法律身份,从而确保少部分人的特权。到罗马帝国时代,“公民”的含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公民”意指罗马帝国的法律身份,与古希腊时代公民带有浓厚的政治参与(城邦事务)意蕴不同,罗马帝国时代的公民更多地侧重帝国成员的法律身份,与之相伴的是公民具有某种权利和义务。西方社会对公民的理解历来有两个传统,即自由主义传统和共和主义传统。依据自由主义传统,公民的核心是享有权利,公民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法律身份,洛克对此有经典的分析。^[4]当然,与此相对应,公民也承担对国家忠诚及其他义务。但总的而言,自由主义传统对公民的理解更加强调个人的权利而非对他人的义务。共和主义传统的公民观则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卢梭及美国的杰斐逊主义传统。在共和主义者眼里,仅仅强调个人权利的公民是一种“弱式(weak)”的公民理念,公民除了享受个人自由的权利外,还应保护他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争取群体(community)的利益、积极参与政治生活。^[5-7]

“作为公民应享有某种权利”的观念在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得到了强化。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私有财产权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由权利越来越成为公民权利的核心,标志着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公民思想的形成。英国思想家,诸如John Locke以及Adam Smith是这一传统的代言人。在Locke看来,由于自然法缺少公正的执法者,因而自然法的实现不太确切,不得已才设计主权机构(Sovereign Authority),用以替代自然法状态下的无政府状态,确保个体的自由不受侵犯。自由主义传统的公民观念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被看作是市场的对立面,

是为保护市场而不得不接受的恶(evil),公民的权利应当被保护而不至于受到来自于政府的威胁。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上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免于不必要的统治的自由。而积极的自由则是追求个人利益(财富)的自由。^[8]就自由主义传统而言,为保护私有财产权,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主要体现为对公民权的保护,义务也经常被提及,但核心的原则还是对财产、言论、宗教信仰等个人权利的保护。Marshall对公民的定义是自由主义传统有关公民的权威定义:“公民是指某一社群的正式成员被赋予的一种身份,所有享有这种身份的人在被赋予该身份之时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9]尽管Marshall试图将公民从以市场为基石的框架引向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框架,但终究没有脱离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传统。以此为出发点,全球公民则被理解为全球社群的成员之一,尽管这种成员身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作为全球社群的成员,应当享有成员应享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自由主义传统的公民观对权利的保护在教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按照自由主义的路径,个体的自由,无论是言论、选举还是私有财产权,都是至高无上的。追求个人的权利是符合自然法规则的,因而应当被推崇。反映到文化上而言就是烙印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将政府视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恶,强调政府不能干预市场,鼓励基于市场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这一原则。新自由主义者主要从经济立场看待全球化进程,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全世界各地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市场,资本在全球市场中自由流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自由竞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10]新自由主义者崇尚这样的价值观:个人至上、选择自由、安全的市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以及最低限度的政府。^[11]

反映到全球公民教育上而言,就是强调基于竞争的个人选择,以能力为导向(competence-oriented)的全球公民教育,也被称作“工具主义的全球公民教育”(Instrumental Agendas in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经济层面的全球公民或实用主义的全球公民教育”(Pragmatic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12-15]以能力为导向的全球公民教育观已经成为西方21世纪教育的主流话语。2009年美国奥巴马的一篇以“竞争性教育”为主题的演讲中提到:

我倡议咱们国家的州长们、各州的教育主管们,在开发评价标准时,不要只盯着学生涂写的答题卡,而是要看看他们是否掌握了二十一世纪的技能,比如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等。^[16]

类似全球竞争这样的话语并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修辞,它已经成为了明显的全球性话语。无论是在欧洲、美国、加拿大,还是在中国、日本,甚或是非洲国家,21世纪技能都是一个热门词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文件中也开始反映这种对全球竞争力的关注,表示这是该组织发展策略的一部分。其2008年的一份文件声称该组织致力于“加强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学校课程适应来自全球市场和知识经济的新的需求,培养学生诸如沟通、批判性

思维、自信、科学思维以及技术等能力,并且学会如何学习。”^[17]世界经济论坛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发起了全球教育倡议,拨款1亿美元用于在约旦、埃及、卢旺达等国家开发用于发展上述能力的课程资源。

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被看作是这样的人:他/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往来以获取各种机会;他/她因为参与全球社群而获益;他/她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他/她能够和全球范围内的精英相竞争;他/她是在全球市场如鱼得水的参与者;他/她关心并推动全球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发展。^[14]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的进步、全球性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日趋普遍的跨国交流和移民潮,决定了如今的学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为了让学生今后能自如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教育的目标就不应当宽泛地表述为宽容与尊重,而应当是具体的目标,如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人进行交流、共同生活及工作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功能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承上,更体现在对应现实的需求方面,因而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而应当主动应对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新的个人需求。在全球化时代,个人的需求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表现为全球化态势。全球公民资格被看作是一种可获得的社会、文化资本(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13]从而在日益全球化的领域——如劳动力或教育市场——取得优势地位,比如担任跨国公司经理人、国际非政府组织雇员、大学教师等职位。他们或前往其他国家短期居住,或访问(接待)不同国家的友人,或参与国际性会议,有着超越国界的朋友圈,阅读有着国际影响力的书刊报纸,熟练掌握英语或其他国际常用语。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的社会文化资本的获得取决于一些知识、技能及情感态度,可以通过教育来帮助学习者获得这些能力,即全球公民教育。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主要着眼于以下议题:确保学习者掌握充分的语言技能;培养学习者参与全球市场所必须的技能;提升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跨文化知识、技能及态度;提供国际游学或访问经历。

(二) 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实践

“国际文凭教育”可谓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的典型代表。国际文凭组织(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简称IBO)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一个经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注册的非赢利的国际教育基金会,是世界公认的国际教育的领跑者。根据IBO官方网站的资料,截止2013年,IBO的四个项目在全世界共开设3600多所学校,实施超过4500个项目,每年雇佣超过7000名教师,共计有100万名3-19岁的学生参与该项目。^[18]其中,大学预科项目DP于1968年开始实施,旨在为国际流动学生设立一个共同的课程,方便他们从一个国家转学到另一个国家,并获得世界各国大学的认可。其教育理想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世界公民。国际文凭组织的创始者认为“平衡”的教育可以为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希望通过批判思维训练以及多元角度可以鼓励来自不同文化的年轻人相互理解。^[19]为达到这一教育目标,国际文凭课程尤其关注人文

科学和语言学习。国际文凭课程还有着强烈的公民教育倾向,即培养“有责任感、富有同情心的公民”。为此,国际文凭课程也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环境等国际性问题。^[20]外语课程是国际文凭课程的核心课程之一,被视作是培养全球公民的必要条件之一。^[21]

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的另外一个更为广泛的代表是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教育国际化运动,几乎所有国家都把教育国际化放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例如,以英国为例,教育与技能部(后改为教育部)于2005年推出了名为“Putting the World into World-Class Education”的国家教育战略。时任教育部长的 Charles Clarke 在行动纲领中明确表示“我们的愿景是所有英国人都应当具备实现自己抱负、在如今的全球化社会生存、为全球化社会尽自己的责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知识、技能和理解力。”“Putting the World into World-Class Education”把这一愿景表述为三个目标:(1)使英国的儿童、青年和成年人都具备在全球社会生活及全球经济体中工作的基本技能,具体包括国际意识、外语技能、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工作技能等;(2)与国际伙伴合作达成双方的共同目标,具体包括将英国儿童、青年和成年人的学习表现与国际标准相对照、发展国际合作技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将欧洲打造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与其他国家分享提升教育的经验和资源;(3)将教育部门的成果最大限度地应用于对外贸易和对内投资,鼓励教育和培训机构和企业相互合作。^[22]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六章第四十八条也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有些高校甚至给学生颁发“全球公民”证书,以让他们的毕业生在求职简历中添加重要的一笔。富兰克林·皮尔斯学院,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型乡村私立高校,其本科生如果完成一系列的课课程如世界地区研究、人类学、比较政治学、森林生态学和国际市场营销课程,就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全球公民证书”。^[23]

从以上典型案例中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知识和技能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转。全球公民主要与全球经济参与息息相关,其背后的主要理念是作为全球公民,应当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往来,不论国籍如何,都能享受全球化带给我们的馈赠。因此,教育的职能就是通过提升文化理解和加强外语技能习得建立超越国界的联系,从而促进全球公民参与全球事务,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成就。按照这种理解,教育应当培养能够参与全球自由市场的全球公民,国际交流与访问、无障碍的语言、较强的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被视作是成功参与全球自由市场的催化剂。^[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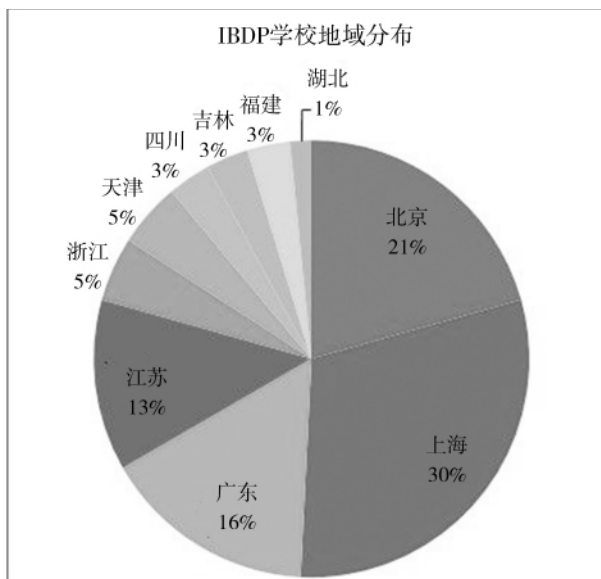
二、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的评价

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市场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适应,从而带来了和平,通往这个繁荣与和平

的道路就是通过教育赋予个人以全球能力(global competencies):技术-理性技能、宽容和个体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的深入人心还体现在实施层面,IB项目的蓬勃发展以及不计其数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大行其道。支持者认为全球化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我们的学生应当为这种新型的竞争做好准备,在全球竞争浪潮中获得成功。由于(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公民教育对竞争、能力、市场的过度关注,也因此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

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公民观强调公平的竞争对所有人都有益,它强调个人自由,因而提升了个人自尊感和个人价值感,从而会培养全球公民的宽容、接纳、尊重所有人的精神气质。但如果任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竞争发展而不关注权力和机会(access),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公民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所享有的特权是自然的结果和成功的象征。还以国际文凭课程为例,国际文凭组织认为通过国际文凭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成长为有责任的公民,这些公民将致力于创建更加公正的社会。然而,不管IBO的理念如何,市场化导致的实际情况与IB的理念恰恰相反——IB课程加剧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而非该组织所声称的那样致力于更加公正的社会。以中国为例,截止到2014年底,IB高中课程(IBDP)在中国学校开设的地域分布如下图所示(见图1),中国地区IB学校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四个经济发达地区。占到总数目的80%,其中上海的最多,占全国IB学校的三分之一。^[25]由此可见,IB在推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根本而非以弥补教育资源不公平为根本。搜索有关IB的中英文网页可以发现,有关“IB World School”的学校手册、网站主页或其他广告资料大多都以宣传推广IB国际学校为目标,而非其所声称的致力于创建更好的世界。由此可见,让市场来主导教育功能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市场化并非简简单单的一个技术问题,教育市场也并非价值中立的机制,它暗含着某种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被明显地表述出来。教育市场化所推崇的竞争和消费主义使得教育的国民教育教育功能让位于市场调配功能,^[26]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导致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反而强化了传统教育对学习成绩的过度关注。在中国,IB课程中选修人数最多的课程分别为英文和经济学(除中文外),这些课程有助于学习者在今后的升学和就业中获取更为有利的地位。考虑到修读IB课程的学生大多来自于教育资源丰富地区,可以想象IB课程实际上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所带来的学生成绩的差异,以及将来在升学和就业中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IB课程造就了更加宽容、接受和尊重差异、有责任感的公民。相反,这些学生比较占优势的身份通过学术竞争得到了强化。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教育资源差异造成的学术成就的鸿沟越来越深,鸿沟两边的学生都把这种鸿沟看作是自然的结果,或者是个人努力差异造成的结果,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更为严重的问题被掩盖了。即使这些所谓的全球公民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如通过捐赠或义工等形式,减轻那些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群体,这样的行动通常也不以改变造成上述鸿沟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动的前提是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27]

IB 国际文凭课程中国年度分析报告(2014-2015)

图1 中国地区 IB 课程开设学校地域分布示意图,来源汉通教育^[28]

即使是对差异的尊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能力——竞争模式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基于市场的个人主义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根基,反映到文化而言,是自启蒙时代以来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在全球公民教育中,这种代表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常常被当作是普世价值被传递,这与某些强调集体身份(group identity)的文化形成了紧张关系。例如,由于对竞争的过分推崇,个人主义通常把文化间的差异描述为人与人的差异,从而消解了集体身份的差异。个人主义话语的及其强势的地位使得个体不得不屈从,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规范去遵守。这种规范与全球公民教育所宣称的普世性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因为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来讲不是普世的,而是西方的,是根植于启蒙传统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公民教育也不是新式的、带有革命性的教育,而是有着深刻历史传统的教育,它的实质还是现代西方功利的个人主义教育。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也同样如此,文化差异即使没有被忽视,也通常被从竞争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必须彼此理解,从而消除自由市场中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至少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毫无疑问打上了功利主义的烙印。^[29]

三、结语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公民教育”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学校教育、非正式教育以及非政府组织非常关注的话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西方国家对全球公民和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在此基础上的实践不断丰富,全球公民教育的宗旨及实施途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自由主义推崇整体的全球市

场的主导作用,提倡跨国自由贸易。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公民就是能够成功参与自由市场、具有熟练的语言、交际、文化沟通技能特征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公民教育的话语是以西方主流话语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对当下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全民英语浪潮、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浪潮,无不显现出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西方化。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出发为全球公民教育图谱提供中国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养分,建构全球公民教育的中国话语呢?

参考文献:

- [1] UNESCO. 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 [EB/OL]. <http://www.globaleducationfirst.org/about.html>, 2011-01-26/2015-08-30.
- [2]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发表视频致辞 [N]. 人民日报, 2013-09-27(3).
- [3] UNESCO. 2014 GEM Final Statement—The Muscat Agreement [EB/OL]. <http://www.uis.unesco.org/Education/Documents/muscat-agreement-2014.pdf>, 2014-05-14/2015-08-30.
- [4] Locke, J.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 [5] Pocock,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vemen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6] Miller, D. Bounded Citizenship [C]. In Hutchings K, Dannreuther R (eds),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London: Macmillan, 1998.
- [7] Smith, R. M. The “American Creed” and American Identity: The Limits of Liberal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88, 41(2): 225-251.
- [8] Berlin, I.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9] Marshall, T. H.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M].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9.
- [10] McGrew, A. *Sustainable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nd Exclusion in the New World Ord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1] Belsey, A. *The New Right, Social Order and Civil Libertie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 [12] Merton, R. K. *Patterns of Influence: Local and Cosmopolitan Influential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 [13] Weenink, D. Cosmopolitanism as a Form of Capital: Parents Preparing their Children for a Globalizing World [J]. *Sociology*, 2008, 42(6): 1089-1106.
- [14] Shultz, L. & Hamdon E. *Global Citizenship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 Deliberative Dialogue on Educating for Global Citizenship* [EB/OL]. http://www.gccd.ualberta.ca/en/Research/~media/gccd/Documents/Deliberative_Dialogue_Global_Citizenship_Education.pdf, 2010-09-13/2015-09-02.
- [15] Falk R. *Global Visions: Beyond the New World Order* [M].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3: 42-47.
- [16] Obama B.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Hispanic Chamber of Commerce on a Complete and Competitive American Education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of-the-President-to-the-United-States-Hispanic-Chamber-of-Commerce/, 2009-03-10/2015-09-02.
- [17] UNESCO. IBE Strategy 2008-2013 [EB/OL]. http://www.ibe.unesc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ublications/Institutional_Docs/IBE_STRATEGY08_en.pdf, 2008-09-01/2015-09-10.
- [18] [21] IBO. *Education for a Better World* [EB/OL]. <http://www.ibo.org/globalassets/digital-toolkit/brochures/corporate-brochure-en.pdf>, 2015-05-19/2015-09-10.

(下转第 128 页)

researches brought evidence and supports for the policy of early intervention. Using the legislation development on early intervention of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how six basic findings impact the trend of early intervention in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intervention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 early intervention; brain science; policy

(责任校对: 邵 丽)

(上接第 102 页)

- [19] Bagnall N.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n Australia [J]. *Melbourne Studies in*, 1997, 38(1) : 129 – 143.
- [20] Organization I B. What Is an IB Education? [EB/OL]. <http://www.ibo.org/globalassets/publications/what-is-an-ib-education-en.pdf>, 2016 – 08 – 23/2016 – 08 – 23.
- [22] DfES. Putting the World into World-Class Education—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Education, Skills and Children’s Services [R]. 2005.
- [23] Schattle H. 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 Illustrations of Ideological Pluralism and Adapt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8, 13(1) : 73 – 94.
- [24] [27] Shultz L. Educating for Global Citizenship: Conflicting Agendas and Understandings [J]. *Albert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7, 53(3) : 248 – 258.
- [25] [28] 吴越. IB 国际课程中国 2013 年度分析报告 [R]. 北京: 汉通教育, 2014.
- [26] Reid A. The Regulated Education Market Has a Past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05, 26(1) : 79 – 94.
- [29] Dill J. *The Longings and Limits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A Review of Neo-liberal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Western Societies

ZHOU Xiaoyo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dominant discourse among western societies. However, practices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ssume plural forms, among which neo-liberal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one. Neo-liberalism competitiveness emphasizes personal choice based on competition and access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 cultural capital guided by competence. If this market-oriented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ignore questions of power and access, global citizens of this kind will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privilege they enjoyed is a natural result and a symbol of personal success. For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is an obviously unfair situation.

Key words: global citizens;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Neo-liberalism

(责任校对: 张 卉)